

馮夢龍經學選集



# 孟子指月

〔明〕馮夢龍著 阿袁編注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安徽人民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APRIL 11

馮夢龍經學選集



# 孟子指月

〔明〕馮夢龍著 阿袁編注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安徽人民出版社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孟子指月 / (明) 冯梦龙 著; 阿袁 编注.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 8

(冯梦龙经学选集)

ISBN 978 - 7 - 212 - 05666 - 7

I. ①孟… II. ①冯… ②阿… III. ①儒家 ②《孟子》-研究  
IV. ①B222.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8390 号

---

**书 名:** 孟子指月

**编 注:** 阿 袁

---

**出 版 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陈忠远      **责任编辑:** 武 学、陈忠远  
**责任校对:** 张 原      **责任印制:** 刘 银      **装帧设计:** 亚力设计工作室

---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营销部电话: (010) 64267120, 64266769

**印 制:**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102718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

**开本:** 695 × 995 1/16      **印张:** 20      **字数:** 323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 - 7 - 212 - 05666 - 7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编者前言

素有明代通俗文学第一人之称的冯梦龙先生,其平生所纂辑的《喻世明言》(初刻时称《全像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亦即所谓“三言”),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喜闻乐读;而他毕生殚精竭虑所撰的经学著作,如《四书指月》,如《麟经指月》,如《春秋衡库》,如《春秋定旨参新》,如《春秋别本大全》等,不惟普通读者难得一见,即使当今学界对之所知恐亦不多,这是令人颇可惋惜的。事实上,以上诸多经学方面的著述却是冯氏终生的着力处和得意者,且其书在晚明读书界尤其是科举生员中曾因风靡一时而成为“畅销书”;时至今日,冯氏这些经学方面的著作依然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恒久的阅读价值。

冯梦龙(1574~1646),明末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属江苏省苏州市)人;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诗人、文学家、经学家、编辑家、戏曲家、文学批评家等;而且,他还是一位颇具政绩的好官员和不惜牺牲自我的爱国志士。冯氏字犹龙,一字耳犹,亦字子犹,号姑苏词奴、顾曲散人、吴下词奴、前周柱史、墨憨斋主人等;别署龙子犹。龙子犹与其兄梦桂画家及乃弟梦熊诗人,同被人们称为“吴下三冯,一门风流”。而冯梦龙声名最著的“三言”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亦即“二拍”),合称“三言两拍”,成为我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且曾流播到西欧和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其中相关篇什尤为海外文豪如歌德、席勒等叹赏有加而留下文坛佳话。众所周知,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与编辑,为我国文学的积累做出巨大贡献而蜚声中外,彪炳文苑。但在冯氏生

前,他研究及其出版的经学著作,为他知名度的迅速扩展和影响力的提升夯实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冯梦龙虽然在经学方面的造诣颇深,其相关著述自然也颇为可观,堪称“指月”之人,但他自身却一生蹭蹬科场,屡试不售。而此外值得一说的,就是冯氏其人风骨凛然,爱国心诚,这跟他饱读经书、以文化节操为旨归的人生理念正乃息息相关。这里试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由于跟以反对势焰熏天的权阉魏忠贤而名扬海内的忠介名士周顺昌等人有着密切往来,冯氏几乎也因此身陷囹圄;他在那缇骑遍地、特务机构四出残害良善之际敢为正义事业奋不顾身的做派,自是显得难能可贵。崇祯三年(1630),已然 57 岁的冯梦龙终于获取贡生资格(亦即从各州县选举的人才,可入国子监读书),一年后,他又被任命为江苏丹徒县儒学训导;这对很早就已精心钻研儒家经典并擅长著书立说的冯氏来说,真可谓得心应手。但直到崇祯七年,年过六旬的冯氏才被破格委派,出任福建寿宁知县。出于为匡救国难和倾其所学为社会服务的既定人生目标,冯氏毅然远赴福建寿宁任职。任职期间,他亲自鼓励百姓耕作,劝说他们不要輕易打官司,不要溺杀女婴。此外,冯氏还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积弊之因,等等。可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冯梦龙委实是一位学有所成的通儒和廉正有为的好官。为此,《福宁府志》、《寿宁县志》等地方志均将他列入《循吏传》,称冯氏“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有恩,待士有礼”;不难见出,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冯氏晚年正确人生的引导与观照,正是起着何等重要的良好作用。

而冯梦龙为祖国文化的积累所做的绝大贡献,后人自是不会忘记。只是必须指出,冯氏著述近年来为众多出版单位所刊印的,大多为其所谓被轻松阅读着的“闲书”亦即世人所称的“三言”之类,抑或就是有关他的影印版“全集”罢了;至于偶有冯氏著述的点校本,却也居然错讹百出,不堪卒读,这就极大地妨碍了冯梦龙特有文化价值的有效传播。而这,自然也将未能真切而有效地反映冯氏真实而全面的文化价值所在。

基于此,时代出版传媒北京时代华文书局遂决定组织人力出版冯氏经学方面的著述,于是就有了这套小规模《冯梦龙经学选集》。其中,从《四书指月》中析出的《论语指月》和《孟子指月》由阿袁编注,而《春秋衡库》则

由方铭等点校。诚然,几位从事者由于经验缺乏和学养不足之故,该套《冯梦龙经学选集》恐怕难免会有诸多不足之处;为此,编者渴盼海内外通人哲士有以教之,则不胜感幸之至!

2012年7月5日

## 《孟子指月》绪言

一如本社联袂出版的《论语指月》，本编《孟子指月》也是从明代文化大家冯梦龙先生《四书指月》中析分出来并重予命名的。冯氏在传统经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以往人们大抵由于各种原因而忽略了。其实，在明代，冯氏这些经学著作为他赢得了不菲的社会影响和一定的经济收入；因为根据记载，冯氏这些经学著述在当时的读者群尤其众多科举生员中是成了“畅销书”的，所以我们对它们仍然不可等闲视之。而冯氏毕生孜孜矻矻地从事乃至殚精竭虑撰成，而且他自己似也颇为欣赏的有关经学著作，留存至今的大抵还有《四书指月》、《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等，可谓洋洋大观。

现在，本人就《孟子指月》编注过程中曾有过的些微感想，拟跟读者诸君做个简括的说明，以便读者朋友通过冯梦龙那别具匠心的解说进一步深入理解《孟子》这千古经典时，或可聊供交流和探讨之用。

一、两千年来，《孟子》不但是我国历代读书人的经典，也是一切国人的经典。其中所展现出来的建功立业、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行为规范，影响世人至深。但自从上世纪初叶，在所谓“打倒孔家店”后，一些国人竟不由自主地捐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得原本优良的传统道德亦跟着顿失依归；放眼现在某些国人道德沦丧这极为严峻的现状，有识之士都为之深思，进而迫切热望要让优良的传统道德回归。故此，重读诸如《孟子》等传统经典，固然是桩亟不可缓的事儿；相信学习、研读和运用《孟子》等经典，正是人们为提高传统道德自律和自身综合素养的可行法门之一。而冯梦龙《孟子指月》

对《孟子》的独特解说,必将会使读者获取相当满意的答案。

二、《孟子》语句固为经典,而冯氏说解对之亦颇多阐发。盖冯氏博通经史,在解读《孟子》时委实颇多胜义,其中的现实警示意义不唯在当时有其特殊价值,就是如今也依然称得上是足以指导和纠正人们言行的上上箴言。如《孟子曰子路人告章》说到孟子“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千古哲言时,冯氏即进一步讲解道:“‘乐取诸人’,舜忘人也;即此是‘与人为善’,则人也相忘于舜矣。人己两忘,乐之至也,同之极也,到此地位,才复得此善原初无碍之本体,故曰‘莫大’。”这解说可谓精到透辟,要言不烦,而语语中的。此外,冯氏在解说《孟子致为臣章》中,剖析孟子离开齐王时,对两人一番应对间的话外音颇能挖掘其深意,亦即对两人的心事可谓足以透彻掌握。因为齐王是为了贪图礼贤下士的虚名,而孟子则为了获取足以实施抱负的实职,冯氏因对当事人的内心体贴亲切,故能说得淋漓尽致。而冯氏一句“直是借他人话,表自己心”,这若非目光如炬,何能洞幽烛微若是!至于如《孟子曰中也养不中章》等所说“父兄在家庭间,观感最近,故人于父兄处最得力”,也是涵泳有味的话头;此外,书中相关内容甚多,读者可自行从容寻绎。

三、冯氏说解对深入理解《孟子》原文大有帮助。如诸书对《尽心篇·齐饥陈臻曰章》(按著名成语“冯妇重来”即出于此章)的断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见纷出而又莫衷一是,而人们读后也确实觉得云山雾罩,不得要领;但冯氏说解中补充一句“一说‘卒为善’句,‘士则之’句,‘野有众逐虎’句;‘士则之’与‘士笑之’正相应——较胜”云云,即可解决问题,因为这种正确的句读立马使人憬悟孰是孰非。虽则冯氏的说法却也并非最早,盖宋人刘昌诗《芦浦笔记》就是如此断句;而八十年前鲁迅先生也曾论说过这事儿的(具见《花边文学》等)。所以,本编既照顾到历史著名版本的断句,同时也参考冯氏的说解;诚然,其中还须参以己意而作出的标点,固然也就与通常版本如朱熹等人的颇为不同了。而这,顺便在此附带说明一下。又如在对《滕定公章》中的通行本句读“曰:‘吾有所受之也。’”确乎难以句解;朱熹注中则作连上文读,亦颇觉意旨难明;而今北京大学出版社版《孟子索引》乃作其父兄之言处理,尤属扞格难通。而冯氏以为“此乃世子答父兄之语,因他说宜从先祖”云云,则上下文脉自可豁然贯通了。又如《孟子曰牛山章》,由于语句颇长,若非冯氏指点说明,则易笼统读之,不但不易解会其文旨,更不易彻悟



原文之妙的；而冯氏指明“看首二节，各有‘人见其’三句，不是慨叹口气，……通章三‘存’字最紧要”云云，此真金针度人者！至于其中分析切中肯綮处，详尽而准确。如此之类甚多，不复赘举。

四、冯氏说解所徵引前人与时人的说法颇多，只要是有助于理解《孟子》原文的就收录，而并不以说话者的声望来取舍，所以书中除引录一些学术权威的說法外，还使得许多现在名不见经传者那颇具见地的解说得以保留；这种治学方法颇为可取。尤为可说者，冯氏对当时业已被尊为圣人的朱熹之说（盖指朱氏《四书集注》一书）亦敢多所訾议，但这是出于做学问的公心，因此也就多所匡正朱氏不当甚乃错误的解说了。除上文提到之外，冯氏讲解时就往往说“朱《注》不用”等语，也就是说，冯氏对朱氏注解不妥处是不会苟同的（如《孟子去齐充虞章》等）；但冯氏亦并不全跟朱子唱反调，比如他在讲《景春曰章》时就曾客观地指出：“愚按朱子仁、义、礼三字，虽不可用，然小注‘广居’，以居心言；‘正位’，以立身言；‘大道’，以制行言，却说得好。”总之，冯氏讲述时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为我们最终确切理解《孟子》有了良好的版本；而这，无疑是令人叹赏不置的。

五、阅读冯氏的说解，对我们洞彻《孟子》行文中的文法高妙之处大有帮助。说解时，冯氏几乎对《孟子》原文做到字字精研，句句确评，而且必使原文蕴涵无馀剩而后已的程度；这种着意深入研究和真切赏析的境界确乎使人读后颇觉痛快淋漓。至于他扼要论说《孟子》原文中那巧妙的笔法，尤其有利于初学习文者；而对于行文老手来说，它其实亦不是没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如“此文字暗藏机轴处”（具见《齐宣王见孟子于雪章》）、“此文字针线处”、“此文字细密处”（以上均见《有为神农章》）、“……此虚实相生法。且‘伊尹’二节，本借客形之；而犹益之于夏，又借主形客，尽文之变。”（具见《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章》）等等即是。而全书所涉此类写作技巧者，真可谓触目即见；而这，对现在人们有志写好文章和洞明古人行文用意者自是大有裨益，而且时时饶有醍醐灌顶之乐。

六、由于底本《四书指月》原无《孟子》原文，这对读者颇不方便，故本编特意收录《孟子》原文。但因各种版本的断句颇多不同，故此在收录《孟子》原文时颇有取舍，同时也是颇费斟酌的。亦即本编句读难免会有与通行版本颇多不同处，这是按照古人所指明的“当同者不得不同，当异者不得不异”

的原则进行的,“虽一时或骇里耳,后世不乏子云,必有玄吾玄者矣”(具见冯氏《〈麟经指月〉发凡》);对此,诚可谓“於我心有戚戚焉”(具见《孟子·梁惠王上》)。因此,其中文字因版本之故而颇多不同者,则择善而从,且于文后略作按语以供读者采择。昔人有所谓备此一书,即不必更求《孟子》其他版本的说法;信夫!

七、冯氏说解中多用明代口语,其明白浅显处与现今所用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大异。因为书中除了当时的常用字“之乎者也”外,还使用了为数不少的“的了吗呢”,一如当今白话文所用者然。但也正是由于冯氏所用词语不时有当时的熟语或方言,反而使得今人未必就没有了隔膜的;而这,还得请读者多多明察。此外,冯氏解说也并非全无可商榷的。如在《滕文公章》中称“‘疑’字,是坏事的根本”云云,则分明业已脱离《孟子》原文而发挥不确的了,而且这还难免成为胶柱鼓瑟之论了的。因为若仅仅对世子来说,冯氏解“疑”或许可以理解抑或有其可取之处,但遽论“疑”的后果,则未免失之以偏概全了。如此之类,其他地方也有,请读者自行留意。

八、底本有字迹漫漶,一时不可辨识者,亦有前后错字而不可卒读的,今以文意贯串之,并略作校注与按语,以便于读者省览云尔。如《高子曰禹之声章》,即是。而如《齐人伐燕取章》中“代为画‘待之’之策”,原即误“画”为“昼”,盖形讹也,故其后诸多版本几乎鲜有不沿袭其误的;至于文中所及的“子之”,今人多不知其为燕国名相,而且其人一度接受燕王禅让而造成了内乱,故其句读之误便尤为难免的了。诚然,编者也有明知其不确者,但因没有相应的对校资料或一时疏慵,只得姑且一仍其旧,还请读者鉴谅。

九、至于底本有断句之误者亦颇为常见,如《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章》论百里奚乃“要秦穆公”者时,竟断句为“……并国二十、拓地千里、是显君、事历康景悼孝、皆凭藉先世之威、是传后事、”——如此便已不通矣,而今人因之点校的就更为诘屈聱牙,不得其意:“……并国二十,拓地千里,是显君。事历康景悼孝,皆凭藉先世之威、是‘传’‘后事’。”其实,正确的句读大抵是这样的:“……并国二十,拓地千里,是‘显君’事;历康、景、悼、孝,皆凭藉先世之威,是‘传后’事。”对此类错讹,本编尽量予以纠正,免得以讹传讹。

十、本编以现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四书指月》残存明写本的影印本为底

本,校以其他本子;唯该影印本原书不知卷数,有眉批,除《论语》六卷外仅存《孟子》七卷,其中尚有缺页。该书按章分节疏讲二书,将冯氏的知识、见解融汇其中,对读者颇具辅导作用。而在研究《四书指月》的过程中,鄙人曾见一古籍版的冯书,其间句读的讹误触目即是,令人不堪卒读。鲁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曾写过多篇关于“点句的难”的文章(具见《花边文学》和《热风》等集子),现在看来,这种令人忧虑的现象依然还没能有效解决。因为不当的校点非但不能成为冯梦龙的功臣,反而欲使之湮灭了。诚然,冯氏学识渊博,所涉经史子集的内容甚广,其校点难度确乎不小,亦自是实情,但有些似乎颇为明白的居然也断句有误,那恐怕就说不过去了。至于笔者自知学识谫陋,虽勉为校点,然不敢遽称处处标点皆能允当无憾,尚祈世之博雅君子有以匡我未逮,则幸甚!

但总之一句话,如同《论语指月》,读者若能时时做到念诵冯氏《孟子指月》一书,则达到明事理,会读书,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领导等等境界,是当可深信不疑了的。因为,《孟子》文中原本就有大量涉及国计民生的内容及其解决办法,如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极为可贵的“民本思想”就出于该书;相对时下那么些不尽人意的社会状况,这不也极具现实的警示内核和深刻的教育意义么!?

2012年7月18日,岁次壬辰仲夏穀旦于都门城东藉斋,阿袁记。

# 目 录

## 第一章 上孟一

### 一、梁惠王 ..... (1)

孟子见梁章/孟子见梁惠王王立章/梁惠王曰寡人之于章/梁惠王曰寡人愿安章/梁惠王曰晋国章/孟子见梁襄章/齐宣王问曰齐桓章/庄暴章/齐宣王问曰文王章/齐宣王问曰交邻章/齐宣王见孟子于雪章/齐宣王问曰人皆谓章/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章/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章/齐宣王问曰汤放章/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章/齐人伐燕胜章/齐人伐燕取章/邹与鲁哄章/滕文公问曰滕章/滕文公问曰齐人章/滕文公问曰滕小章/鲁平公章

## 第二章 上孟二

### 二、公孙丑 ..... (33)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章/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章/孟子曰以力假仁章/孟子曰仁则荣章/孟子曰尊贤章/孟子曰人皆有不忍章/孟子曰矢人章/孟子曰子路人告章/孟子曰伯夷非其章/孟子曰天时不如章/孟子将朝王章/陈臻问曰章/孟子之平陆章/孟子谓蚺蛙曰章/孟子为卿于齐章/孟子自齐葬于鲁章/沈同以其私章/燕人畔章/孟子致为臣章/孟子去齐宿于昼章/孟子去齐尹士章/孟子去齐充虞章/孟子去齐居休章

### 第三章 上孟三

#### 三、滕文公 ..... (71)

滕文公章/滕定公章/滕文公问为国章/有为神农章/墨者夷之章/陈代曰章/景春曰章/周霄问曰章/彭更问曰章/万章问曰宋小国章/孟子谓戴不胜章/公孙丑问曰不见章/戴盈之曰章/公都子曰外人章/匡章曰陈仲子章

### 第四章 上孟四

#### 四、离娄 ..... (105)

孟子曰离娄章/孟子曰规矩方员章/孟子曰三代章/孟子曰爱人不亲章/孟子曰人有恒言章/孟子曰为政章/孟子曰天下有道章/孟子曰不仁者章/孟子曰桀纣章/孟子曰自暴章/孟子曰道在迩章/孟子曰居下位章/孟子曰伯夷辟纣章/孟子曰求也为季氏章/孟子曰存乎人章/孟子曰恭者章/淳于髡曰男女章/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章/孟子曰事孰章/孟子曰人不足章/孟子曰有不虞章/孟子曰人之易章/孟子曰人之患章/乐正子从于章/孟子谓乐正子章/孟子曰不孝章/孟子曰仁之实章/孟子曰天下大悦章/孟子曰舜生章/子产听郑国章/孟子告齐宣王章/孟子曰无罪而杀士章/孟子曰君仁莫不章/孟子曰非礼之礼章/孟子曰中也养不中章/孟子曰人有不为章/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章/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孟子曰大人者言章/孟子曰大人者不失章/孟子曰养生者章/孟子曰君子深造章/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章/孟子曰以善服人章/孟子曰言无实章/徐子曰仲尼章/孟子曰人之所以异章/孟子曰禹恶旨酒章/孟子曰王者之迹章/孟子曰君子之泽章/孟子曰可以取章/逢蒙学射于羿章/孟子曰西子蒙不洁章/孟子曰天下之言性章/公行子有子章/孟子曰君子所以异章/禹稷当平世章/公都子曰匡章章/曾子居武城章/储子曰王使人章/齐人章

### 第五章 下孟五

#### 五、万章 ..... (155)

万章问曰舜往章/万章问曰诗云娶妻章/万章问曰象日章/咸丘蒙问曰语云章/万章曰尧以天下章/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章/万章问曰人有

言伊尹章/万章问曰或谓孔子章/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章/孟子曰伯夷章/北宫锜问曰章/万章问曰敢问友章/万章问曰敢问交际章/孟子曰仕非为贫也章/万章曰士之不托章/万章曰敢问不见章/孟子谓万章曰一乡章/齐宣王问卿章

## 第六章 下孟六

### 六、告子 ..... (191)

告子曰性犹杞柳章/告子曰性犹湍水章/告子曰生之章/告子曰食色章/孟季子问章/公都子曰告子曰章/孟子曰富岁章/孟子曰牛山章/孟子曰无惑章/孟子曰鱼我所章/孟子曰仁人心章/孟子曰今有无名章/孟子曰拱把章/孟子曰人之于身章/公都子问曰钧是章/孟子曰有天爵章/孟子曰欲贵章/孟子曰仁之胜章/孟子曰五谷章/羿之教人章/任人有问章/曹交问曰章/公孙丑问曰高子曰章/宋牼将之章/孟子居邹章/淳于髡曰章/孟子曰五霸者章/鲁欲使慎子章/孟子曰今之事君章/白圭曰吾欲章/白圭曰丹之治章/孟子曰君子不亮/鲁欲使乐正子章/陈子曰古之君子章/孟子曰舜发章/孟子曰教亦多术矣章

## 第七章 下孟七

### 七、尽心 ..... (237)

孟子曰尽其心章/孟子曰莫非命章/孟子曰求则得章/孟子曰万物皆备章/孟子曰行之章/孟子曰人不可以章/孟子曰耻之于人章/孟子曰古之贤王章/孟子谓宋句践章/孟子曰待文王章/孟子曰附之以韩魏章/孟子曰以佚道使民章/孟子曰霸者之民章/孟子曰仁言章/孟子曰人之所不学章/孟子曰舜之居深山章/孟子曰无为其所章/孟子人之有德慧章/孟子曰有事君人章/孟子曰君子有三乐章/孟子曰广土众民章/孟子曰伯夷辟纣章/孟子曰易其田畴章/孟子曰孔子登东山章/孟子曰鸡鸣而起章/孟子曰杨子取章/孟子曰饥者甘食章/孟子曰柳下惠章/孟子曰有为者章/孟子曰尧舜性之章/公孙丑曰伊尹曰章/公孙丑曰《诗》云章/王子垫问曰章/孟子曰仲子不义章/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章/孟子自范之齐章/孟子曰食而弗爱章/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齐宣王欲短丧章/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章/孟子曰天下有道章/公都子

曰滕更章/孟子曰于不可已章/孟子曰君子之于物章/孟子曰知者章/孟子曰不仁哉章/孟子曰春秋章/孟子曰尽信书章/孟子曰有人曰章/孟子曰梓匠章/孟子曰舜之饭糗章/孟子曰吾今章/孟子曰古之为关章/孟子曰身不行道章/孟子曰周于利章/孟子曰好名之人章/孟子曰不信仁贤章/孟子曰不仁而得国章/孟子曰民为贵章/孟子曰圣人百世章/孟子曰仁也者章/孟子曰孔子之去鲁章/孟子曰君子之厄章/貉稽曰稽大不理章/孟子曰贤者以其昭章/孟子谓高子曰山径章/高子曰禹之声章/齐饥陈臻曰章/孟子曰口之于味章/浩生不害章/孟子曰逃墨必归章/孟子曰有布缕章/孟子曰诸侯之宝章/盆成括仕于齐章/孟子之滕章/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章/孟子曰言近而指远章/孟子曰尧舜性者章/孟子曰说大人章/孟子曰养心莫善章/曾皙嗜羊枣章/万章问曰孔子在陈章/孟子曰由尧舜至于章

上

孟

一

## 一、梁惠王

### 孟子见梁章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仁义”，是孟子一生学问。“何必曰利”、“亦有仁义”，是正说；“仁义”未尝不“利”，是权说。旧云孟子非言利也，莫说仁义未尝不利，看来不妨。战国之君，中于利者已深，欲以空空仁义夺之，其谁肯信？故指陈利害，反复相形，正曲引之于仁义处。孟子引君，如好货好色，皆此类。

**孟子见节** 孟子平生守不见诸侯之义，而劈头就见梁王，此正学孔子之



从权处。若曰为礼币，则齐宣之见奚辞？

**王曰叟节** “利”字，泛说利益，前勿出“富强”字，后亦非专指财利。

**孟子对节** “亦有”，“亦”字对“利”字看，“有”字可味，只此乃王心所固有耳。此二句，且从义理宽说，下方指陈利害出来。

**王曰节** “王曰”句重看。曰“何以”，有许多商量计较在。“万乘”以下，正国危之事。千乘是国，对万乘则为家矣。看两“必”字，分明言“上下交征利”，毕竟上人受亏，此作己事看。下五句，特接此咏叹一番。“取”字，当“得”字看。取千取百，大概从君十卿禄之意，此分所当得便是“义”。凡言“利”者，皆欲得其分外也。

**未有节** “利”者，天下所本无，无则共争；“仁义”者，天下所本有，有则各厌。不遗不后，有之之明验也。“遗”、“后”，以心言，要说得细，二者也正应“大夫”、“士庶”说。

**王亦曰节** 前曰“亦有仁义而已矣”，重一“有”字，翻他“亦有以利吾国”句；后曰“王亦曰亦有仁义而已矣”，重一“曰”字，翻他“王曰何以利吾国”句，倒“何必曰利”在下作煞语，叮咛有味。

##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章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物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原书批注：孟子与时君言，有君以为可而孟子直以为不可者，如王“何必曰利”是也；有君疑其不可而孟子以为可者，如此章是也。】